

树立良好读书风尚 提升市民文明素质

回忆孙燮华同志(上)

钱承贵

孙燮华同志在1957年到1964年担任中共涟水县委书记,1964年10月受“高沟事件”的影响,被停职检查。此后,这位涟水公众人物便从全县人民的视野中消失。他去了哪里?境况如何?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。

1966年6月底7月初,我先后参加高沟公社盐店大队、岔庙公社跃进大队和岔庙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留守工作队工作。完成各项任务后,又接到县委组织部通知,要我参加一个工作队去大东公社大东大队,推广孙燮华同志在该公社时搞点创造的“农副统筹”工作经验。工作队队长由县农机修造厂党支部书记王云海担任,成员有县委办主任李相贤、县委宣传部指导员潘一奎、县法院律师卢成霖、县医药公司党支部书记周培法、会计罗会毕等,我担任队里的内勤工作。工作队入驻大东大队后,王云海同志和我两人,即前往时码大队拜访孙燮华同志,见面地点是在他的卧室,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位领导人近距离接触。他身材魁梧,眼睛炯炯有神,讲话思路清晰,看上去颇有威严,身边既无随行人员,亦无看守人员,只有一个正在玩耍的十多岁小男孩,这应该是来和他作伴的爱子无疑了。这一切说明了他的日常行动是自由的,不存在“隔离审查”的问题。

一阵寒暄之后,王云海同志说明来意:“这次县委组织部工作队到大东大队推广你在时码大队创造的‘农副统筹’工作经验,我和小钱两人今天登门拜访你,请你早日赴大东指导我们的工作。”孙燮华同志说:“我已经接到通知,最近抓紧把这里的工作向时码大队党支部交接后,就去大东和你们一道工作。”

两天后,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,带着

简单的行李,如约而至。我们县里来的几个人都住在大队提供的公房里,唯孙要求和社员“三同”即“同吃同住同劳动”。后经研究,他分工到街东生产队,并住在该队一农户家中,伙食问题由于该户条件太差没有落实,遂由大队派炊事员和我们一起自行起伙,后又到供销社食堂搭伙。这段时间里,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启华带领全体支委集体向他汇报了大队基本情况,并多次陪同他到田间地头,了解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情况。在全面掌握和了解情况后,遂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。

孙在会上做了令人欢欣鼓舞的报告,详细描述了他对大东大队未来发展的规划和蓝图:“现在大东大队和各地农村一样,都是以农业为主,集体经济薄弱,农民经济拮据,多数依靠‘母鸡银行’卖几个鸡蛋解决零用钱,要解决这个问题,必须大搞副业生产,农副业统筹考虑、协调发展,壮大集体经济,让广大社员从中受益。”“今天会议以后,全大队要迅速掀起大办副业的热潮,各生产队要把能工巧匠积极性调动起来,发挥一技之长,将技术转化为财富。”“至于农业,农田水利已基本配套,水旱轮作,稻麦两季势头很好。今后的任务,就是要加强管理,提高单产,增加总产,实现农副业同步增长。”“我计划在今后一两年内,将全大队的周边沟渠全部连接起来,形成环大东大队人工河,大搞养殖业和种植业,提高副业生产水平,河里鱼翔浅底,鸭鹅戏水,河堤柳浪闻莺,桃李芬芳,田里夏季麦浪滚滚,秋季稻花飘香。农闲时可以驾船环河欣赏田园美景,带动旅游业发展,河上架设桥梁,把大东大队建设成美丽的‘涟水小江南’。”

他激动人心的讲话迎来了一阵热烈

掌声,全场气氛也顿时活跃起来。大家普遍反映,要像孙书记今天说的这样办下去,大东大队未来就有希望了。会后全大队迅速行动起来,掀起大办副业热潮,因地制宜办起了摇绳厂、编织厂、家具厂、小农具厂、小商店等工副业。这期间,孙和社员一样,参加田间劳动,每天回来都汗流浹背。在他的影响下,全大队热气腾腾,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,在副业生产高潮推动下,小商品显著增多,每到逢集,来自十里八乡农民摩肩接踵。背街小巷和公路边都有交易人群,在别处买不到的到大东,在别处卖不掉的赶大东。来自涟城镇的夏记染坊、陈记布店、王记百货店等都前来摆摊设点,供销社的生意也随之兴隆起来,有时人手不足,我们工作队几个人也前来帮忙,当上临时售货员,一时,大东街成了周边地区第一大集。

随着交往的增多,我和孙逐步熟悉起来,有时谈及他的个人问题。他说“高沟事件”后,省委曾考虑将其调任盐城专区大丰县委书记,他没有同意,“问题没有搞清,怎能调动?在哪里跌倒,在哪里爬起。”一天,他对我说:“小钱,借五块钱给我。”我立即从口袋里掏钱给他,当时我想,这么大干部也缺钱用,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,后来,我了解到他家7口人,有4女1男5个孩子,妻子1960年带头下放变成农村户口,虽然他是13级干部,工资150多元,但只有他一人工作,经济上并不宽裕。是年10月,他告诉我:“昨天地委方振副书记来大东,我向他汇报了这里试点情况,问及对下一步工作意见,我打算将大东大队从公社划出来,成立大东镇,他问有关人的问题,谁来当领导?我说我们工作队有一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是共产

党员,表现很好,方书记表示同意我的意见。”转眼到了11月,一天他又告诉我,地委研究决定,调他到泗洪县任社教总团团长,年底前到任。

与此同时,社会上的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,“造反有理”成了最时髦的口号,大字报铺天盖地,红卫兵在全国大串联,造反派冲击党委和政府机关。各单位领导一夜间成了走资派,有的被揪出批斗,有的被游街示众,局势短时间失去控制。大东大队各生产队也都成立“战斗队”,社员也带上红袖章成了红卫兵,我们的工作也无法进行下去,遂于1967年1月撤回县里。“农副统筹”试点也从此无疾而终。

1967年3月,我在安东路老县委西边路上遇到孙,我问他到哪里去。“驻军首长要我去谈谈,现在也无知人心可以商量,你看,我应该说些什么呢?”我愣了一会,不知如何回答他的问题,想了半天,只说了一句“你就谈谈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吧”,他便匆匆而去。鉴于当时混乱局面,中央在此前发出通知,要求各地驻军介入“支左”,县人武部则成立“生产办公室”接管县政府担负起“抓革命促生产”的重任。涟水形成两大造反派组织——“反孙”的“红总”和“保孙”的“联络站”,处在漩涡之中的孙从此身陷囹圄,失去人身自由,受到严刑拷打、游街示众、大会批斗等各种非人折磨,先说他是死不悔改的“走资派”,后又指控他是“5·16”分子,直到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方获得自由,前前后后算起来有8年之久。

创业史



为有牺牲多壮志(四)

徐文生

1952年4月,舅爹从部队转业到天津某军工厂,工作不到一年,因实在受不了思念亲人的折磨,打报告申请复员回家。此时走投无路的舅爹还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安徽天长的娘家,舅爹回到家中后屁股没落板凳便马上前往天长,将母女三人接了回来。“你舅妈那些年每天过的都是以泪洗面的日子,你三姨和你小舅相继死了后,你舅妈要不是还有我们大姐俩没长大,她肯定活不下去了。那几年兵荒马乱的,一个妇女带两个孩子,家里没男人,地里农活又做不了,怎么生活呢?幸亏是大家族,你家帮一把,他家帮一把。那时你舅妈一直认为你舅爹肯定没有了,经常半夜三更坐在床头痛哭,胸前的衣服全湿了。后来有一回你舅爹写了一封信回来,你舅妈死活不相信,哭着说是骗她的。直到后来你舅爹又写了一封信寄回来,信里夹着他在战场上拍的一张照片,你舅妈才相信。晚上你舅妈抱着我和你二姨说:‘我对不起你爷,把你三妹和你小弟带给了。从今日起,妈要把你们俩养得白白胖胖的,一根头发也不能少,等你爷回来交给他’。后来她就带着我们姐妹俩去了天长的娘家。”“老妈和我说这段不长的话时停顿了好几次,我知道老人家是在努力平抑自己的情绪。我低着头微微侧身,假装用笔记的样子,强忍着不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……”

我从档案馆提供的档案“情况调查登记表”和“革命烈士英名录”上发现,小舅爹陈寿龄长期没有得到和享受烈士的荣誉和待遇。“革命烈士英名录”上在“何时何单位授予何称号”一栏,填写的是“涟水县人民政府发给烈士证明书”;在“何时何部门发给”一栏,填写的是“涟水县人民政府发给烈士证明书”;在“无证原因”一栏,填写的是“家中无直系亲属,时间上丢失”;在“地方承认依据”一栏,填写的是“以前发过证,地方一贯承认烈士”……

显然,舅爹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,自己的弟弟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失去了两个儿子和整个家庭,在妻子写信请求他退伍回家照顾妻儿老小时,他坚定地回信说:“要就不参军,来了就不回去……”最后英勇地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。现在竟然连烈士的名称都没有,怎么说得过去!于是舅爹开始四处奔走,此时他已经年届古稀。最终经过生产队、大队、公社、县有关部门等层层审查,1981年年底,上级确认小舅爹陈寿龄为革命烈士,并列入涟水县“革命烈士英名录”。

1977年舅爹因病逝世,终年63岁。1983年舅爹经检查确诊为食道癌,当时在苏州的小姑孙先立即联系了南京某大医院,让舅爹前往住院手术治疗。但舅爹放弃了,他说:“我打了十几年的仗,没受过伤,临死了却去挨一刀,不去!”舅爹为人正直无私,记得当年我拿了二百只放账的鹅苗,想发家致富,谁知道经验不足,养死了一大半,后来放账的人来收账,我便借故说他的鹅苗有问题,想少付点钱。正好那天舅爹来我家,老人家了解情况后,二话没说,从口袋里掏出钱来,将鹅苗钱一分不少给了。等卖鹅苗的人走了后,舅爹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说:“男子汉做事一是一,二是二,说过的话,就是板上的钉。再说人家做生意也不容易,不要和人家耍三毛九的。”作为一个经过战争洗礼的人,舅爹浑身上下充满大无畏的英勇气概,哪怕最后被病魔折磨得一个月吃不下东西,仍然谈笑风生,走路昂首阔步,铿锵有力。舅爹酒量大得出奇,一辈子没有人见到他喝醉过,生命的最后两个月,已经米粒不进,他就是以酒当饭维持着生命,就是到最后弥留之际,他的床头上放着满满一大碗酒。

辞世前舅爹握着母亲和二姨娘的手说:“我一辈子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乡亲,就是对不起你妈和这个小家,我其实早就想过去陪陪你妈了……”

1984年3月18日,农历二月十六,舅爹走完了他平凡而又壮阔的一生,享年73岁。(全文完)



丹青阁

鸟鸣间 绘画:从正

作者小档

从正,涟水人,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江苏省摄影家协会会员。现任淮安市美术家协会理事、淮安市中国画学会副秘书长、淮安市水彩画研究会理事、涟水县书画院院长、淮安市八届政协委员,涟水县十、十一届政协委员。

涟水话人物名称类解(补记一)

——涟水方言概说之五十七

万洪勇

“人家都忙了大半天了,你到现在还吼在家里呢!”
“我在这块忙得屁打脚头子,你吼在那块一动不动,一点都不晓得随眼为活过来帮我打小勤溜!”
“刚刚我看到你家男人吼不在麻将场上呢。”
“小宝宝坐在那里,仰着脸,眼睛眨巴眨巴的望着大人忙活,活搞小吼样子。”
“你看你搞搞吼的呢,一时响三碗干饭被你赶不得咧!”
“那个人得是个旁吼,不能惹,胃口大呢,填不满。”
以上这些话,在涟水应该是会经常听到的。很明显,这些话里的“吼”有两个用法,一是用作动词,一是用作名词。作为名词,“吼”指的是某种人物;作为动词,“吼”指的是像“吼”一样坐着、待着、闲着。问题是,这个“吼”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人,为什么会称之为“吼”?“吼”的本字又会是哪个字?
这个问题也曾长时间困扰着我,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,所谓“吼”者,实为“吼”也。
吼,读音为 hōu,与“吼”同音,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。此兽长相与狗很相似,原本是一种会吃人的凶兽。在文化演变中,吼逐步

被改造驯化,最后成了为人所利用、也为人所崇拜的祥瑞之兽。它祥瑞到什么程度呢?祥瑞到被安坐在天安门城楼前后的华表上。天安门城楼前的华表上的两只面南而坐的石吼,叫做“望帝归”。据说它们专门注视皇帝的外出,如果皇帝久游不归,它们就呼唤皇帝速回,料理政事。城楼后的两只石吼则面北而坐,叫做“望帝出”,它们的分工就不同了,是监视皇帝在宫中的行为,皇帝如果深居宫闱,不理朝政,它们便会催请皇帝出宫,明察下情。
在民间,吼又称为“望天吼”“朝天吼”。据网上所载,扬州地区有在春节举行社火的传统,那社火队伍中就有吼,用锡铸造,非常沉重,被四五个壮汉抬着。
在涟水话中,吼可以是可爱的,也可以是可恶的。说小娃娃像小吼,这吼自然是可爱有趣的;说某人是旁

吼,俄吼,这个吼名上恐怕就不怎么好听了。“俄吼”指大肚汉、贪食者和吃相很猛者;“旁吼”指贪得无厌者、对帮助者施舍者期望甚高者。当然,如果“旁吼”“俄吼”用在关系亲近的人身上,很多情况下就转化为谑称、昵称了。涟水话里有“吼”,扬州话里有“吼”,《西游记》第七十一回题目里也含有“吼”,叫《行者假名降怪吼观音现象伏妖王》。所以,相信应该有很多地方的方言里有“吼”。
以鬼称人的,涟水话里还有“娇命鬼”“僵尸鬼”“五二鬼”“半荡鬼”“吊死鬼”“撮死鬼”。“娇命鬼”多用来指娇气、力弱、怕劳动、易劳累的女孩和中青年妇女。“僵尸鬼”的“僵”在涟水话里与“奸”同音,“僵尸鬼”就被借转为“奸死鬼”了。这里的“奸”有特殊含义,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奸诈、奸猾,它特指在待人接物方面表情、动作和语调语气上所表现出来的虚假而

度的热情、亲热和亲昵。“五二鬼”多指不成熟、不靠谱的青少年。“半荡鬼”指性情不随顺、脾气摸不透、难以相处之成年人。“吊死鬼”多指惯于在生意场和情场上撩拨耍弄、吊人胃口的人。“撮死鬼”指喜欢引诱、怂恿别人干不应该干的坏事的人。
“贱肉”“贤肉”“古头肉”“滚刀肉”,这几种“肉”也是涟水话中用来指称人物的。贱肉通常指惯于撒娇、发嗲的小孩或年轻女性。贤肉也叫“贤肉干子”,与“贤头”(即“假头”)是近义词。古头肉指脾气古怪、容易赌气之人。滚刀肉这个词很多地方都有,本义是指那种切不动、煮不熟、嚼不烂的哈拉皮带筋或劣质肉,用来形容那种死皮赖脸、私心很重、特别难缠之人。
“肉”在涟水话里还有肥胖、犹豫、拖沓的意思。“肉鳖”“死肉鳖”就是指做事磨磨蹭蹭、犹豫不决、拖拖

沓沓之人。“犹豫不决”涟水话会说是“肉里不决”,这里的“肉”疑为“犹”之音转。
含有“匠”字的人物名称很通行,用以表示人的职业身份。除了木匠、瓦匠、石匠、铁匠、铜匠、银匠、锡匠、染匠、漆匠、皮匠、鞋匠、剃头匠,还有席匠、篾匠、藤匠、铜匠、白铁匠。这些职业以前在涟水都能见到。铜匠是补锅、补缸、补碗、补碟子的手艺人,这种补的工艺称为“铜”,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。
“跑堂的”“拿签子的”“挑八根系的”,这三个人物名称也跟职业有关。跑堂的是指饭店里的服务员,听起来比“端盘子的”要文雅一点。拿签子的是指在书场上义务帮助说书唱书的向客人筹收费用的人。“签子”就是三四寸长、半寸宽的竹片子,是以前澡堂、饭店等营业单位出具的消费凭证,相当于现在的票。书场上的“签

子”是无形的,并无实物,只是“拿签子的”空着手到场上的听众跟前筹钱而已。“拿签子的”当然是热心人,听客中通常少不了几位有声望且慷慨大方的爷们,即便听客中筹不到什么钱,艺人也不至于落号。囊中羞涩或不怎么爽快的成人,还有小孩,他们书也不完全是“白”听的,因为虽没能帮钱场子,但却能帮人场子,毕竟能聚人气、添热闹,所以身份还不是那样太尴尬,书场对他们还是能包容的。
“挑八根系的”指的是货郎,这个人物名称很有趣。货郎可算是农耕时代乡野田间大街小巷的一道风景线了。货郎是挑着担子到处走着叫卖生意的,貌似很悠闲。有的货郎随身带着一支插口箫,不时吹着简单、滑稽、固定而且悠扬的调子,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。正如黄鼠狼的“狼”涟水话也说成“鼯”,声调变了。货郎为什么在涟水话里又会被称为“挑八根系的”呢?因为货郎挑的货担子通常是篾箩状的,每个篾箩有四根系,一副担子就是八根系,故如此说。



方言漫谈